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

唐紀十七

起玄默闡茂八月盡上章因敦凡八年有奇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上

龍朔二年八月壬寅以許敬宗為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知西臺事 九月戊寅初令八品九品衣碧冬十月丁酉上幸驪山温湯太子監國丁未還宮

庚戌西臺侍郎陝人上官儀同東西臺三品 癸丑詔以四年正月有事於泰山仍以來年二月幸東都

左相許圜師之子奉輦直長自然遊獵犯人田田主怒自然以鳴鏑射之圜師杖自然一百而不以聞

田主詣司憲訟之司憲大夫楊德裔不爲治西臺舍
人袁公瑜遣人易姓名上封事告之上曰圍師爲宰
相侵陵百姓匿而不言豈非作威作福圍師謝曰臣
備位樞軸以直道事陛下不能悉允衆心故爲人所
攻訐至於作威福者或手握疆兵或身居重鎮臣以
文史奉事聖明惟知閉門自守何敢作威福上怒曰
汝恨無兵邪許敬宗曰人臣如此罪不容誅遽令引
出詔特免官 癸酉立皇子旭輪爲殷王 十二月
戊申詔以方討高麗百濟河北之民勞於征役其討
泰山幸東都並停 颶海道總管海政受詔討逆

茲興昔亡繼往絕二可汗發兵與之俱至興昔亡
之境繼往絕素與興昔亡有怨密謂海政曰彌射謀
反請誅之時海政兵纔數千集軍吏謀曰彌射若反
我輩無噍類不如先事誅之乃矯詔稱敕令大總管
齎帛數萬段賜可汗及諸酋長興昔亡帥其徒受賜
海政悉收斬之其鼠尼施拔塞幹兩部亡走海政與
繼往絕追討平之軍還至踈勒南弓月部復引吐蕃
之衆來欲與唐兵戰海政以師老不敢戰以軍資賂
吐蕃約和而還由是諸部落皆以興昔亡爲寃各有
離心繼往絕尋卒十姓無主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

匍收其餘衆附於吐蕃 是歲西突厥寇庭州刺史
來濟將兵拒之謂其衆曰吾久當死幸蒙存全以至
今日當以身報國遂不釋甲胄赴敵而死

三年春正月左武衛將軍鄭仁泰討鐵勒叛者餘種
悉平之 乙酉以李義府爲右相仍知選事 二月

徙燕然都護府於回紇更名瀚海都護徙故瀚海都
護於雲中古城更名雲中都護以磧爲境磧北州府
皆隸瀚海磧南隸雲中 三月許圜師將貶虔州刺

史楊德裔以阿黨流庭州圜師子文思自然並免官

右相河間郡公李義府典選特中官之勢專以賣

官爲事銓結無次然請

上頗聞之從容謂

曰卿子及壻頗不謹多爲非法我尚爲卿掩覆卿宜
戒之義府勃然變色頸頰俱張曰誰告陛下上曰但
我言如是何必就我索其所從得邪義府殊不引咎
緩步而去上由是不悅望氣者杜元紀謂義府所居
第有獄氣宜積錢二十萬緡以厭之義府信之聚歛
尤急義府居母喪期望給哭假輒微服與元紀出城
東登古冢候望氣色或告義府窺覘災眚陰有異圖
又遣其子右司議郎津召長孫無忌之孫延受其錢
七百緡除延司津監右金吾倉曹參軍楊行穎告之

夏四月乙丑下義府獄遣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御史詳刑共鞫之仍命司空李勣監焉事皆有實戊子詔義府除名流雋州津除名流振州諸子及婿並除名流庭州朝野莫不稱慶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之逼衢義府多取人奴婢及敗各散歸其家故其露布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 乙未置雞林大都督府於新羅國以金法敏爲之 丙午蓬萊宮舍元殿成上始移仗居之更命故宮曰西內戊申始御紫宸殿聽政 五月壬午柳州蠻酋吳元帥遣莫州長史劉信

右武衛將軍馮士翽破嶺南兵討之

吐蕃與吐谷

渾互相攻各遣使上表論曲直更來求援上皆不許吐谷渾之臣素和貴有罪逃奔吐蕃具言吐谷渾虛實吐蕃發兵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曷鉢與弘化公主帥數千帳棄國走依涼州請徙居內地上以涼州都督鄭仁泰爲青海道行軍大總管帥右武衛將軍獨孤卿雲辛文陵等分屯涼鄯二州以備吐蕃六月戊申又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安集大使節度諸軍爲吐谷渾之援吐蕃祿東贊屯青海遣使者論仲琮入見表陳吐谷渾之罪且請和親上不

許遣左衛郎將劉文祥使于吐蕃降爾書責讓之

秋八月戊申上以海東累歲用兵百姓困於征調士卒戰溺死者甚衆詔罷三十六州所造船遣司元太常伯竇德玄等分詣十道問人疾苦黜陟官吏德玄毅之曾孫也 九月戊午熊津道行軍總管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等破百濟餘衆及倭兵於白江拔其周留城初劉仁願劉仁軌既克真峴城詔孫仁師將兵浮海助之百濟王豐南引倭人以拒唐兵仁師與仁願仁軌合兵勢大振諸將以加林城水陸之衝欲先攻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士卒緩之則曠日

持久周留城虜之巢穴 凶所聚除惡務本宜先攻

之若克周留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與新羅王法敏將陸軍以進仁軌與別將杜爽扶餘隆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入白江以會陸軍同趣周留城遇倭兵於白江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炎灼天海水皆赤百濟王豐脫身奔高麗王子忠勝忠志等帥衆降百濟盡平唯別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下初百濟西部人黑齒常之長七尺餘驍勇有謀略仕百濟爲達率兼郡將猶中國刺史也蘇定方克百濟常之帥所部隨衆降定方繫其王及太子縱兵劫掠壯者多

死常之懼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收集亡散保任存山結柵以自固旬日間歸附者三萬餘人定方遣兵攻之常之拒戰唐兵不利常之復取二百餘城定方不能克而還常之與別部將沙吒相如各據險以應福信百濟既敗皆帥其衆降劉仁軌使常之相如自將其衆取任存城仍以糧仗助之孫仁師曰此屬獸心何可信也仁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敦信重義但鄉者所託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效之時不用疑也遂給其糧仗分兵隨之攻拔任存城退受信棄妻子奔高麗詔劉仁軌將兵鎮百濟召孫仁

師劉仁願還百濟兵火之餘比屋彫殘僵尸滿地仁軌始命瘞骸骨籍戶口理村聚署官長通道塗立橋梁補隄堰復陂塘課耕桑賑貧乏養孤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諱百濟大悅闔境各安其業然後修屯田儲糗糧訓士卒以圖高麗劉仁願至京師上問之曰卿在海東前後奏事皆合機宜復有文理卿本武人何能如是仁願曰此皆劉仁軌所爲非臣所及也上悅加仁軌六階正除帶方州刺史爲築第長安厚賜其妻子遣使齎璽書勞勉之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盡忠仁願秉節制而能推賢皆可謂君子矣

冬十月辛巳朔詔太子每五日於光順門內視諸司奏事其事之小者皆委太子決之 十二月庚子詔改來年元 壬寅以安西都護高賢爲行軍總管將兵擊弓月以救于闐 是歲大食擊波斯拂菻破之南侵婆羅門吞滅諸胡勝兵四十餘萬

麟德元年春正月甲子改雲中都護府爲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旭輪爲單于大都護初李靖破突厥遷三百帳于雲中城阿史德氏爲之長至是部落漸衆阿史德氏詣闕請如胡法立親王爲可汗以統之上召見謂曰今之可汗古之單于也故更爲單于都護

府而使殷王遙領之 二月戊子上行幸萬年宮

夏四月壬子衛州刺史道孝王元慶薨 丙午魏州刺史郇公孝協坐賊賜死司宗卿隴西王博又奏孝協父叔良死王事孝協無兄弟恐絕嗣上曰畫一之法不以親疎異制苟害百姓雖皇太子亦所不赦孝協有一子何憂乏祀乎孝協竟自盡於第 五月戊申朔遂州刺史許悼王孝薨 乙卯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姚州都督府 秋七月丁未朔詔以三年正月有事於岱宗 八月丙子車駕還京師幸舊宅留七日壬午還蓬萊宮 丁亥以司列太常伯劉祥道兼

右相大司憲竇德玄爲司元太常伯檢校左相 冬
十月庚辰檢校熊津都督劉仁軌上言臣伏覩所存
戍兵疲羸者多勇健者少衣服貧敝唯思西歸無心
展効臣問以往在海西見百姓人人應募爭欲從軍
或請自辦衣糧謂之義征何爲今日士卒如此咸言
今日官府與曩時不同人心亦殊曩時東西征役身
沒王事並蒙敕使弔祭追贈官爵或以死者官爵回
授子弟凡度遼海者皆賜勳一轉自顯慶五年以來
征人屢經渡海官不記錄其死者亦無人誰何州縣
每發百姓爲兵其壯而老者亦皆逐皆亡匿得免

貧者身雖老弱被發即行頃者破百濟及平壤苦
當時將帥號令許以勳賞無所不至及達西岸惟聞
枷鎖推禁奪賜破勳州縣追呼無以自存公私困弊
不可悉言以是昨發海西之日已有逃亡自殘者非
獨至海外而然也又本因征役授勳級以爲榮寵而
比年出征皆使勳官挽引勞苦與白丁無殊百姓不
願從軍率皆由此臣又問曩日士卒留鎮五年尚得
支濟今爾等始經一年何爲如此單露咸言初發家
日惟令備一年資裝今已二年未有還期臣檢校軍
士所留衣今冬僅可充事來秋以往全無準擬陛下

留兵海外欲殄滅高麗百濟高麗舊相黨援倭人雖
遠亦共爲影響若無鎮兵還成一國今旣資戍守又
置屯田所藉士卒同心同德而衆有此議何望成功
自非有所更張厚加慰勞明賞重罰以起士心若止
如今日以前處置恐師衆疲老立效無日逆耳之事
或無人爲陛下盡言故臣披露肝膽昧死奏陳上深
納其言遣右威衛將軍劉仁願將兵渡海以代舊鎮
之兵仍敕仁軌俱還仁軌謂仁願曰國家懸軍海外
欲以經略高麗其事非易今收穫未正而軍吏與士
卒一時代去軍將又歸士人新定之心未安必將生

變不如且留舊兵漸令收穫辦具資糧節級
將且留鎮撫未可還也仁願曰吾前還海西大遭譏
謗云吾多留兵衆謀據海東幾不免禍今日唯知准
敕豈敢擅有所爲仁軌曰人臣苟利於國知無不爲
豈恤其私乃上表陳便宜自請留鎮海東上從之仍
以扶餘隆爲熊津都尉使招輯其餘衆初武后能
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群議而立之及得志專
作威福上欲有所爲動爲后所制上不勝其忿有道
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嘗爲厭勝之術宦者王伏勝發
之上大怒密召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上官儀議

之儀因言皇后專恣海內所不與請廢之上意亦以爲然即命儀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上自訴詔草猶在上所上蓋縮不忍復待之如初猶恐后怨怒因給之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爲陳王諮議與王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十二月丙戌儀下獄與其子庭芝王伏勝皆死籍沒其家戊子賜忠死于流所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政事儀司禮大常伯左肅機鄭欽泰等朝士流貶者甚衆皆坐與儀交通故也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後無大小皆與聞之天

下大臣悉歸中宮黜陟殺生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巳中外謂之二聖 太子右中護檢校西臺侍郎樂彥瑋西臺侍郎孫處約並同東西臺三品

二年春正月丁卯吐蕃遣使入見請復與吐谷渾和親仍求赤水地畜牧上不許 二月壬午車駕發京師丁酉至合璧宮 上語及隋煬帝謂侍臣曰煬帝拒諫而亡朕常以爲戒虚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爲盡善群臣無得而諫 三月甲

寅以兼司戎太常伯姜恪同東西臺三品恪寶誼之子也辛未東都乾元殿成閏月壬申朔車駕至東都

踈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闐救西州都督崔知辯左
武衛將軍曹繼叔將兵救之 夏四月戊辰左侍極
陸敦信檢校右相西臺侍郎孫處約太子右中護檢
校西臺侍郎樂彥璋並罷政事 秘閣郎中李淳風
以傳仁均戊寅曆推步浸踈乃增損劉焯皇極曆更
撰麟德曆五月辛卯行之 秋七月己丑兗州都督
鄧康王元裕薨 上命熊津都尉扶餘隆與新羅王
法敏釋去舊怨八月壬子同盟于熊津城劉仁軌以
新羅百濟耽羅倭國使者浮海西還會祠泰山高麗
亦遣太子福男來侍祠 冬十月癸丑皇后表稱封

禮舊儀祭皇地祇太后昭配而令公卿行事禮有未
安至日妾請帥內外命婦奠獻詔禪社首以皇后爲
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爲終獻壬戌詔封禪壇所設上
帝后土位先用藁秸陶匏等並宜改用茵褥罍爵其
諸郊祀亦宜準此又詔自今郊廟享宴文舞用功成
慶善之樂武舞用神功破陳之樂丙寅上發東都從
駕文武儀仗數百里不絕列營置幕彌亘原野東自
高麗西至波斯烏長諸國朝會者各帥其屬扈從穹
廬毳幕牛羊駝馬填咽道路時比歲豐稔米斗至五
錢麥豆不列于市 十一月戊子上至濮陽竇德玄

騎從上問濮陽謂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對許敬宗
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丘上稱善
敬宗退謂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吾見德玄不能對
心實羞之德玄聞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强對
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
玄之言亦善也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齊隋唐皆
旌表其門上過壽張幸其宅問所以能共居之故公
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以縑帛十二月丙午
車駕至齊州畱十日丙辰發靈巖頓至泰山下有司
於山南爲圓壇山上爲登封壇社首山上爲降禪方

壇

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南
巳巳登泰山封玉牒上帝冊藏以玉匱配帝冊藏以
金匱皆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玉璽藏以石礎庚
午降禪于社首祭皇地祇上初獻畢執事者皆趨下
宦者執帷皇后升壇亞獻帷帟皆以錦繡爲之酌酒
實俎豆登歌皆用宮人壬申上御朝觀壇受朝賀赦
天下改元文武官三品巳上賜爵一等四品巳下加
一階先是階無泛加皆以勞考叙進至五品三品仍
奏取進止至是始有泛階比及末年服緋者滿朝矣

時大赦惟長流人不聽還李義府憂憤發病卒自義
府流竄朝士日憂其復入及聞其卒衆心乃安丙戌
車駕發泰山辛卯至曲阜贈孔子太師以少牢致祭
癸未至亳州謁老君廟上尊號曰太上玄元皇帝丁
丑至東都留六日甲申幸合璧宮夏四月甲辰至京
師謁太廟 庚戌左侍極兼檢校右相陸敦信以老
疾辭職拜大司成兼左侍極罷政事 五月庚寅鑄
乾封泉寶錢一當十俟期年盡廢舊錢 高麗泉蓋
蘇文卒長子男生代爲莫離支初知國政出巡諸城
使其弟男建男產知留後事或謂二弟曰男生惡二

弟之惡者欲除之不如先和計二弟初未之信又力
告男生者曰二弟恐兄還奪其權欲拒兄不納男生
潛遣所親往平壤伺之二弟收掩得之乃以王命召
男生男生懼不敢歸男建自爲莫離支發兵討之男
生走保別城使其子獻誠詣闕求救六月壬寅以右
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遼東道安撫大使將兵救
之以獻誠爲石武衛將軍使爲鄉導又以右金吾衛
將軍龐同善營州都督高侃爲行軍總管同討高麗
秋七月乙丑朔徙殷王旭輪爲豫王以大司憲兼
檢校太子左中護劉仁軌爲右相初仁軌爲給事中

按畢正義事李義府怨之出為青州刺史會討百濟
仁軌當浮海運糧時未可行義府督之遭風失船丁
夫溺死甚衆命監察御史袁異式往鞫之義府謂異
式曰君能辦事不憂無官異式至謂仁軌曰君與朝
廷何人為讎宜早自為計仁軌曰仁軌當官不職國
有常刑公以法斃之無所逃命若使遽自引決以快
讎人竊所未甘乃具獄以聞異式將行仍自掣其鎖
獄上義府言於上曰不斬仁軌無以謝百姓舍人源
直心曰海風暴起非人力所及上乃命除名以白衣
從軍自效義府又謂仁軌曰君之不忍殺及

大司憲異式一曰仁軌瀝觴告之曰仁軌若
念疇昔之事有如此仁軌既知政事異式尋遷后
事丞時論紛然仁軌聞之遽薦為司元大夫監察
史杜易簡謂人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 八月辛丑
司元太常伯兼檢校左相竇德玄薨 初武士護娶
相里氏生男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三女長適越王
府法曹賀蘭越石次皇后次適郭孝慎士護卒元慶
元爽及士護兄子惟良懷運皆不禮於楊氏楊氏深
銜之越石孝慎及孝慎妻並早卒越石妻生敏之及
一女而寡后既立楊氏號榮國夫人越石妻號韓國

夫人惟良自始州長史超遷司衛少卿懷運自瀛州長史遷淄州刺史元慶自右衛郎將爲宗正少卿元爽自安州戶曹累遷少府少監榮國夫人嘗置酒謂惟良等曰頗憶疇昔之事乎今日之榮貴復何如對曰惟良等幸以功臣子弟早登宦籍揣分量才不求貴達豈意以皇后之故曲荷朝恩夙夜憂懼不爲榮也榮國不悅皇后乃上疏請出惟良等爲遠州刺史外示謙抑實惡之也於是以惟良檢校始州刺史元慶爲龍州刺史元爽爲濠州刺史元慶至州以憂卒元爽坐事流振州而死韓國夫人及其女以后故出

入禁中皆得幸於上韓國尋卒其女賜號魏國夫人上欲以魏國爲內職心難后未決后惡之會惟良懷運與諸州刺史詣泰山朝覲從至京師惟良等獻食后密置毒醢中使魏國食之暴卒因歸罪於惟良懷運丁未誅之改其姓爲蝮氏懷運兄懷亮早卒其妻善氏尤不禮於榮國坐惟良等沒入掖庭榮國令后以他事束棘鞭之肉盡見骨而死 九月龐同善大破高麗兵泉男生帥衆與同善合詔以男生爲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封玄菟郡公 戊子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廣平宣公劉祥道薨子齊賢

嗣齊賢爲人方正上甚重之爲晉州司馬將軍史與宗嘗從上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鷄劉齊賢今爲司馬請使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鷄者邪卿何以此待之冬十二月巳酉以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以司列少常伯安陸郝處俊副之以擊高麗龐同善契苾何力並爲遼東道行軍副大總管兼安撫大使如故水陸諸軍總管并運糧使竇義積獨孤卿雲郭待封等並受勣處分河北諸州租賦悉詣遼東給軍用待封孝恪子勣欲與壻京兆杜懷恭偕行求勳效懷恭辭以貧勣贍之復辭以無奴馬又

贍之懷恭辭窮乃亡匿岐陽山中謂人曰公欲以我

立法耳勣聞之流涕曰杜郎踈放此或有之乃止

二年春正月上耕籍田有司進耒耜加以彫飾上曰

耒耜農夫所執豈宜如此之麗命易之旣而耕之九

推乃止自行乾封泉寶錢穀帛踊貴商賈不行癸

未詔罷之二月丁酉涪陵悼王愔薨辛丑復以

萬年宮爲九成宮生羌十二州爲吐蕃所破三月

戊寅悉廢之上屢責侍臣不進賢衆莫敢對司列

少常伯李安期對曰天下未嘗無賢亦非群臣敢蔽

賢也比來公卿有所薦引爲讒者已指爲朋黨滯淹

者未獲伸而在位者先獲罪是以各務杜口耳陛下
 果推至誠以待之其誰不願舉所知此在陛下非在
 群臣也上深以為然安期百藥之子也 夏六月乙
 卯西臺侍郎楊弘武戴至德正諫大夫兼東臺侍郎
 李安期東臺舍人呂樂張文瓘司列少常伯兼正諫
 大夫河北趙仁本並同東西臺三品弘武素之弟子
 至德胄之兄子也時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頻征伐
 四夷廐馬萬匹倉庫漸虛張文瓘諫曰隋鑒不遠願
 勿使百姓生怨上納其言減廐馬數千匹 秋八月
 己丑朔日有食之 辛亥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

李安期出為荊州長史 九月庚申上以久疾入太

子弘監國 辛未李勣拔高麗之新城使契苾何力

守之勣初度遼謂諸將曰新城高麗西邊要害不先

得之餘城未易取也遂攻之城人師夫仇等縛城主

開門降勣引兵進擊一十六城皆下之龐同善高侃

尚在新城泉男建遣兵襲其營左武衛將軍薛仁貴

擊破之侃進至金山與高麗戰不利高麗乘勝逐北

仁貴引兵橫擊之大破高麗斬首五萬餘級拔南蘇

木底蒼巖三城與泉男生軍合郭待封以水軍自別

道趣平壤勣遣別將馮師本載糧仗以資之師本船

破失期待封軍中飢窘欲作書與勣恐爲虜所得知其虛實乃作離合詩以與勣勣怒曰軍事方急何以詩爲必斬之行軍管記通事舍人元萬頃爲釋其義勣乃更遣糧仗赴之萬頃作檄高麗文曰不知守鴨綠之險泉男建報曰謹聞命矣即移兵據鴨綠津唐兵不得度上聞之流萬頃於嶺南郝處俊在高麗城下未及成列高麗奄至軍中大駭處俊據胡床方食乾糒潛簡精銳擊敗之將士服其膽略 冬十二月甲午詔自今祀昊天上帝五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並以高祖太宗配仍合祀昊天上帝五帝於明堂是歲

海內各州

總章元年春正月壬子以右相劉仁軌爲遼東道副大總管 二月壬午李勣等拔高麗扶餘城薛仁貴旣破高麗於金山乘勝將三千人將攻扶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在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爲前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扶餘川中四十餘城皆望風請服侍御史洛陽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以軍事言忠對曰高麗必平上曰卿何以知之對曰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怨故也先帝東征而不克者高麗未有釁也

今高藏微弱權臣擅命蓋蘇文死男建兄弟內相攻奪男生傾心內附爲我鄉導彼之情僞靡不知之以陛下明聖國家富彊將士盡力以乘高麗之亂其勢必克不俟再舉矣且高麗連年饑饉妖異屢降人心危駭其亡可翹足待也上又問遼東諸將孰賢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雖不善鬪而持軍嚴整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沈毅能斷雖頗忌前而有統御之才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上深然其言泉男建復遣兵五萬人救扶餘城與李勣等遇於薛賀水合戰大破之斬獲三萬餘人

進攻大行城之

朝延請明堂制度略定三月

寅赦天下改元

戊寅上幸九成宮

夏四月丙辰

彗星見于五車上避正殿減常膳徹樂許敬宗等奏

請復常曰彗見東北高麗將滅之兆也上曰朕之不

德謫見于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百姓亦朕之百

姓也不許戊辰彗星滅 辛巳西臺侍郎同東西臺

三品楊弘武薨 八月辛酉卑列道行軍總管右威

衛將軍劉仁願坐征高麗逗留流姚州 癸酉車駕

還京師 九月癸巳李勣拔平壤勣旣克大行城諸

軍出他道者皆與勣會進至鴨綠柵高麗發兵拒戰

勤等奮擊大破之追奔二百餘里拔辱夷城諸城遁
逃及降者相繼契苾何力先引兵至平壤城下勤軍
繼之圍平壤月餘高麗王藏遣泉男產帥首領九十
八人持白幡詣勤降勤以禮接之泉男建猶閉門拒
守頻遣兵出戰皆敗男建以軍事委僧信誠信誠密
遣人詣勤請爲內應後五日信誠開門勤縱兵登城
鼓譟焚城四月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麗悉平

冬十月戊午以烏荼國婆羅門盧迦逸多爲懷化大
將軍逸多自言能合不死藥上將餌之東臺侍郎郝
處俊諫曰修短有命非藥可延貞觀之末先帝服那

羅迦娑婆寐藥竟無效大漸之際名醫不知所爲
者歸罪娑婆寐將加顯戮恐取笑戎狄而止前鑒不
遠願陛下深察上乃止 李勤將至上命先以高藏

等獻于昭陵具軍容奏凱歌入京師獻于太廟十二
月丁巳上受俘于含元殿以高藏政非已出赦以爲
司平太常伯貞外同正以泉男產爲司宰少卿僧信
誠爲銀青光祿大夫泉男生爲右衛大將軍李勤以
下封賞有差泉男建流黔州扶餘豐流嶺南分高麗
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戶爲九都督府四十
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之擢其酋帥

有功者為都督刺史縣令與華人參理以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鎮撫之丁卯上祀南郊告平高麗以李勣為亞獻已巳謁太廟 渭南尉劉延祐弱冠登進士第政事為畿縣最李勣謂之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為獨出人右也 時有敕征遼軍士逃亡限內不首及首而更逃者身斬妻子籍沒太子上表以為如此之比其數至多或遇病不及隊伍怖懼而逃或因樵採為賊所掠或渡海漂沒或深入賊庭為所傷殺軍法嚴重同隊恐開獲罪即舉以為逃軍旅之中不

暇勣當直據隊司通狀曰移所屬妻子沒官情司哀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沒從之 甲戌司戎太常伯姜恪兼檢校左相司平太常伯閻立本守右相 是歲京師及山東江淮旱饑

二年春二月辛酉以張文瓘為東臺侍郎以右肅機檢校太子中護譙人李敬玄為西臺侍郎並同東西臺三品先是同三品不入銜至是始入銜 癸亥以雍州長史盧承慶為司刑太常伯承慶常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

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
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
不驚考中上 三月丙戌東臺侍郎郝處俊同東西
臺三品 丁亥詔定明堂制度其基八觚其宇上圓
覆以清陽玉葉其門牆階級窻櫺楹柱柳案枅拱皆
法天地陰陽律曆之數詔下之後衆議猶未決又會
饑饉竟不果立 夏四月巳酉朔上幸九成宮 高
麗之民多離叛者敕徙高麗戶三萬八千二百於江
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諸州空曠之地留其貧弱者使
守安東 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丁未朔

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隴右戶私議者多以爲未宜
幸上聞之辛亥御延福殿召五品已上謂曰自古帝
王莫不巡守故朕欲巡視遠俗若果爲不可何不面
陳而退有後言何也自宰相以下莫敢對詳刑大夫
來公敏獨進曰巡守雖帝王常事然高麗新平餘寇
尚多西邊經略亦未息兵隴右戶口彫弊鑾輿所至
供億百端誠爲未易外間實有竊議但明制已行故
群臣不敢陳論耳上善其言爲之罷西巡未幾擢公
敏爲黃門侍郎甲戌改瀚海都護府爲安北都護府
九月丁丑朔詔徙吐谷渾部落就涼州南山議者恐

吐蕃侵暴使不能自存欲先發兵擊吐蕃方相聞立
本以爲去歲饑歉未可興師議久不決竟不果徙庚
寅大風海溢漂未嘉安固六千餘家冬十月丁巳車
駕還京師 十一月丁亥徙豫王旭輪爲冀王更名
輪 司空太子太師英貞武公李勣寢疾上悉召其
子弟在外者使歸侍疾上及太子所賜藥勣乃餌之
子弟爲之迎醫皆不聽進曰吾本山東田夫遭值聖
明致位三公年將八十豈非命邪修短有期豈能復
就醫工求活一旦忽謂上命司命少卿弼曰吾今日
少愈可共置酒爲樂於是子孫悉集酒闌謂弼曰吾

自度必不起故欲與汝曲日爲別耳汝曹勿悲泣聽我
約束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子蕩
覆無餘吾有此子孫今悉付汝葬畢汝即遷入我堂
撫養孤幼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
先搃殺然後以聞自是不復更言十二月戊申薨上
聞之悲泣葬日幸未央宮登樓望輜車慟哭起家象
陰山鐵山烏德鞬山以旌其破突厥薛延陀之功勣
爲將有謀善斷與人議事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
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臨
事選將必嘗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勣曰

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閨門雍睦而嚴其姊嘗病
勩已爲僕射親爲之煮粥風回蕤其須鬢姊曰僕妾
幸多何自苦如是勩曰非爲無人使令也顧姊老勩
亦老雖欲久爲姊煮粥其可得乎勩常謂人我年十
二三時爲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爲難當賊有所
不愜則殺之十七八爲佳賊臨陳乃殺人二十爲大
將用兵以救人死勩長子震早卒震子敬業襲爵
時承平旣久選人益多是歲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
與貢外郎張仁禕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
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爲永則無能革之者大

之選法取人言書判計資量勞而擬定
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
其便利已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以爲甲先簡僕
射乃上門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之不當者駭
下旣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
身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以騎射及翹關負米人
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
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授其黔中嶺南閩中州縣
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土人補授凡居官以年爲
考六品以下四考爲滿

咸亨元年春正月丁丑右相劉仁軌請致仕許之

三月戊朔以旱赦天下改元 丁丑改蓬萊宮為

含元宮 壬辰太子少師許敬宗請致仕許之 敕

突厥長子弟事東宮西臺舍人徐齊聃上疏以為

皇太子當引文學端良之士實左右豈可使戎狄醜

類入侍軒闈又奏齊獻公即陛下外祖雖子孫有犯

豈應上延祖禰今周忠孝公廟甚修而齊獻公廟毀

廢不審陛下何以垂示海內彰孝理之風上皆從之

齊聃充容之弟也 夏四月吐蕃自西域十八州又

與十闐襲龜茲撥換城陷之 吐蕃自西域十八州又

四鎮辛亥以右衛大將軍薛仁貴為邏娑道行軍大

總管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左衛將軍郭待

封副之以討吐蕃且援送吐谷渾還故地 庚午上

幸九成宮 高麗酋長劔牟岑反立高藏外孫安舜

為主以左監門大將軍高侃為東州道行軍總管發

兵討之安舜殺劔牟岑奔新羅 六月壬寅朔日有

食之 秋八月丁巳車駕還京師 郭待封先與薛

仁貴並列及征吐蕃耻居其下仁貴所言待封多違

之軍至大非川將趣烏海仁貴曰烏海險遠軍行甚

難輜重自隨難以趣利宜留二萬人為兩柵於大非

萬曆十四年

通鑑卷一百一

三

薛貞

嶺上輜重悉置柵內吾屬帥輕銳倍道兼行掩其未
備破之必矣仁貴帥所部前行擊吐蕃於河口大破
之斬獲甚衆進屯烏海以俟待封待封不用仁貴策
將輜重徐進未至烏海遇吐蕃二十餘萬待封軍大
敗還走悉棄輜重仁貴退屯大非川吐蕃相論欽陵
將兵四十餘萬就擊之唐兵大敗死傷略盡仁貴待
封與阿史那道真並脫身免與欽陵約和而還敕大
司憲樂彥瑋即軍中按其敗狀械送京師三人皆免
死除名欽陵祿東贊之子也與弟越安悉多干勃論
皆有才略祿東贊卒之後代之三並將兵居外鄰國

畏之 閏中旱饑九月丁丑詔以明年正月幸京

甲申皇后母魯國忠烈夫人楊氏卒敕文武九品
以上及外命婦並詣宅弔哭 閏月癸卯皇后以久
旱請避位不許 壬子加贈司徒周忠孝公武士護
爲太尉太原王夫人爲王妃 甲寅以左相姜恪爲
涼州道行軍大總管以禦吐蕃 冬十月乙未太子
右中護同東西臺三品趙仁本爲左肅機罷政事
庚寅詔官名皆復舊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

唐紀十八

起重光協洽盡重光大荒落凡十一年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下

咸亨二年春正月甲子上幸東都 夏四月甲申以

西突厥阿史那都支為左驍衛大將軍兼匐延都督

以安集五咄陸之衆 初武元慶等既死皇后奏以

其姊子賀蘭敏之為士護之嗣襲爵周公改姓武氏

累遷弘文館學士左散騎常侍魏國夫人之死也上

見敏之悲泣曰曷吾出視朝猶無恙退朝已不救何

倉猝如此敏之號哭不對后聞之曰此兒疑我由是

萬曆十四年

通鑑卷二百一

錢翔刊

惡之敏之貌美烝於太原王妃及居妃喪釋衰經奏
妓司衛少卿楊思儉女有殊色上及后自選以爲太
子妃昏有日矣敏之逼而淫之后於是表言敏之前
後罪惡請加竄逐六月丙子敕流雷州復其本姓至
韶州以馬韁絞死朝士坐與敏之交游流嶺南者甚
衆 秋七月乙未朔高侃破高麗餘衆於安市城
九月丙申潞州刺史徐元禮薨 冬十一月甲午
朔日有食之 車駕自東都幸許汝十二月癸酉校
獵於葉縣丙戌還東都

三年春正月辛丑以太子右衛將軍梁積壽爲姚州

道行軍總管將兵討叛蠻 庚戌昆明蠻十四姓二

萬三千戶內附置殷乾總三州 二月庚午徙吐谷

渾於鄯州浩疊水南吐谷渾畏吐蕃之彊不安其居

又鄯州地狹尋徙靈州以其部落置安樂州以可汗

諾曷鉢爲刺史吐谷渾故地皆入於吐蕃 巳卯侍

中永安郡公姜恪薨 夏四月庚午上幸合璧宮吐

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上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

地薄氣寒風俗朴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

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上詰

以吞滅吐谷渾敗薛仁貴寇逼涼州事對曰臣受命

貢獻而已軍旅之事非所聞也上厚賜而遣之癸未
遣都水使者黃仁素使于吐蕃 秋八月壬午特進
高陽郡公許敬宗卒太常博士袁思古議敬宗棄長
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貊案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
謚爲繆敬宗孫太子舍人彥伯訟思古與許氏有怨
請改謚太常博士王福時議以爲謚者得失一朝榮
辱千載若嫌隙有實當據法推繩如其不然義不可
奪戶部尚書戴至德謂福時曰高陽公任遇如是何
謚爲繆對曰昔晉司空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
石爲繆諡之曰繆許敬宗忠孝不違於曾而飲食男

女之曰宗通之謚之曰諺無負許氏矣詔集五品已上
更議禮部尚書陽思敬議按謚法旣過能改曰恭請
謚曰恭詔從之敬宗嘗奏流其子昂于嶺南又以女
嫁蠻酋馮盎之子多納其貨故思古議及之福時勃
之父也 九月癸卯徙沛王賢爲雍王 冬十月已
未詔太子監國 壬戌車駕發東都 十一月戊子
朔日有食之 甲辰車駕至京師 十二月高侃與
高麗餘衆戰于白水山破之新羅遣兵救高麗侃擊
破之 癸卯以左庶子劉仁軌同中書門下三品
太子罕接宮臣典膳丞全椒邢文偉輒減所供膳并

上書諫太子太子復書謝以多疾及入侍少暇嘉納其意頃之右史缺上曰邢文偉事吾子能撤膳進諫此直士也擢爲右史太子因宴集命宮臣擲倒次至左奉裕率王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上聞之賜及善縑百匹尋遷左千牛衛將軍

四年春正月丙辰絳州刺史鄭惠王元懿薨三月丙申詔劉仁軌等改修國史以許敬宗等所記多不實故也夏四月丙子車駕幸九成宮閏五月燕山道總管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大破高麗叛者於

瓠蘆河西俘獲數千人餘衆皆奔新羅時謹行妻劉氏畱伐奴城高麗引靺鞨攻之劉氏擐甲帥衆守城久之虜退上嘉其功封燕國夫人謹行靺鞨人突地稽之子武力絕人爲衆夷所憚秋七月辛巳婺州大水溺死者五千人八月辛丑上以瘧疾令太子於延福殿受諸司啓事冬十月壬午中書令閻立本薨乙巳車駕還京師十二月丙午弓月踈勒二王來降西突厥興昔亡可汗之世諸部離散弓月及阿悉吉皆叛蘇定方之西討也擒阿悉吉以歸弓月南結吐蕃北招咽麴共攻蘇勒降之上遣鴻臚卿

蕭嗣業發兵討之嗣業兵未至弓月懼與踈勒皆入朝上赦其罪遣歸國

上元元年春正月壬午以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爲雞林道大總管衛尉卿李弼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副之發兵討新羅時新羅王法敏旣納高麗叛衆又據百濟故地使人守之上大怒詔削法敏官爵其弟右驍衛員外大將軍臨海郡公仁問在京師立以爲新羅王使歸國 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賀蘭敏之旣得罪皇后奏召武元爽之子承嗣於嶺南襲爵周公拜尚衣奉御夏四月辛卯遷宗正卿

秋八月壬辰追尊宣簡公爲宣皇帝妣張氏爲宣莊皇后懿王爲光皇帝妣賈氏爲光懿皇后太武皇帝爲神堯皇帝太穆皇后爲太穆神皇后文皇帝爲太宗文武聖皇帝文德皇后爲文德聖皇后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稱改元赦天下

戊戌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四品服深緋金帶五品服淺緋金帶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並銀帶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淺青並礪石帶庶人服黃銅鐵帶自非庶人不聽服黃 九月癸丑詔追復長孫晟長孫無忌官爵以無忌曾孫翼襲爵趙公聽

無忌喪歸陪葬昭陵 甲寅上御翔鸞閣觀大酺分
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
勝為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
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俳優小人言
辭無度恐其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所以崇禮義勸
敦睦也上瞿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是
日衛尉卿李弼暴卒于宴所為之廢酺一日 冬十
一月丙午朔車駕發京師己酉校獵華山之曲武原
戊辰至東都 箕州錄事參軍張君澈等誣告刺史
蔣王暉及其子汝南郡王暉誅及敕通事舍人薛思

占 戊辰往按之十二月癸未暉懼自縊死上知其
非非深痛惜之斬君澈等四人 戊子于闐王伏閼
雄來朝 辛卯波斯王卑路斯來朝 壬寅天后上
表以為國家聖緒出自玄元皇帝請令王公以下皆
習老子每歲明經準孝經論語策試又請自今父在
為母服齊衰三年又京官八品以上宜量加俸祿及
其餘便宜合十二條詔書褒美皆行之 是歲有劉
曉者上疏論選以為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為
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况書判借人者衆矣又
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

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况盡心卉木之間極筆煙霞之際以斯成俗豈非大謬夫人之慕名如水趨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爲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二年春正月丙寅以于闐國爲毗沙都督府分其境內爲十州以于闐王尉遲伏闍維爲毗沙都督 辛未吐蕃遣其大臣論吐渾彌來請和且請與吐谷渾復修鄰好上不許 二月劉仁軌大破新羅之衆於七重城又使靺鞨浮海略新羅之南境斬獲

軌引兵還詔以李謹行爲安東鎮撫大使屯新羅之買肖城以經略之三戰皆捷新羅乃遣使入貢且謝罪上赦之復新羅王法敏官爵金仁問中道而還改封臨海郡公 三月丁巳天后祀先蠶於卬山之陽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 上苦風眩甚議使天后攝知國政中書侍郎同三品郝處俊諫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昌樂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上乃止 天后多

引文學之士著作郎元萬頃左史劉禕之等使之撰
列女傳臣執百僚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朝廷奏議及
百司表疏時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
門學士禕之子翼之子也 夏四月庚辰以司農少
卿韋弘機爲司農卿弘機兼知東都營田受詔完葺
宮苑有宦者於苑中犯法弘機杖之然後奏聞上以
爲能賜絹數十匹曰更有犯者卿即杖之不必奏也
初左千牛將軍長安趙瓌尚高祖女常樂公主生
女爲周王顯妃公主頗爲上所厚天后惡之辛巳妃
坐廢幽閉於內侍省食料給生者防人候其突煙而

已數日煙不出開視死腐矣瓌自定州刺史貶新羅
刺史令公主隨之官仍絕其朝謁 太子弘仁孝謙
謹上甚愛之禮接士大夫中外屬心天后方逞其志
太子奏請數廷旨由是失愛於天后義陽宣城二公
主蕭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于掖庭年踰三十不
嫁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出降上許之天后怒即日
以公主配當上翊衛權毅王遂古巳亥太子薨于合
璧宮時人以爲天后醜之也壬寅車駕還洛陽宮五
月戊申下詔朕方欲禪位皇太子而疾遽不起宜申
往命加以尊名可謚爲孝敬皇帝六月戊寅立雍王

賢為皇太子赦天下 天后惡慈州刺史杞王上金
有司希旨奏其罪秋七月上金坐解官澧州安置
八月庚寅葬孝敬皇帝于恭陵 戊戌以戴至德為
右僕射庚子以劉仁軌為左僕射並同中書門下三
品如故張文瓘為侍中郝處俊為中書令李敬玄為
吏部尚書兼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劉仁軌
戴至德更日受牒訴仁軌嘗以美言許之至德必據
理難詰未嘗與奪實有冤結者密為奏辯由是時譽
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
安得盜取之上聞深重之有老婦欲詣仁軌陳牒

詣至德一德覽之未終婦曰本謂是解事僕耳乃不
解事僕射邪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
文瓘時兼大理卿因聞改官皆慟哭文瓘性嚴正諸
司奏議多所糾駁上甚委之

儀鳳元年春正月壬戌徙冀王輪為相王 納州獠
反敕黔州都督發兵討之 二月甲戌徙安東都護
府於遼東故城先是有華人佞安東官者悉罷之徙熊
津都督府於建安故城其百濟戶口先徙於徐充等
州者皆置於建安 天后勸上封中嶽癸未詔以今
冬有事於嵩山 丁亥上幸汝州之温湯 三月癸

卯黃門侍郎來恒中書侍郎薛元超並同中書門下
三品恒濟之兄元超收之子也 甲辰上還東都

閏月吐蕃寇鄯廓河芳等州敕左監門衛中郎將令
狐智通發興鳳等州兵以禦之己卯詔以吐蕃犯塞
停封中嶽乙酉以洛州牧周王顯為洮州道行軍元
帥將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二總管并州大都督相
王輪為涼州道行軍元帥將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
等以討吐蕃二王皆不行 庚寅車駕西還 甲寅

中書侍郎李義琰同中書門下三品 戊午車駕至

九成宮 六月癸亥黃門侍郎晉陵高智周同中書

門下三品 秋八月乙未吐蕃寇疊州 壬寅

廣文黔等都督府比來注擬土人簡擇未精自今每
四年遣五品已上清正官充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
時人謂之南選 九月壬申大理奏左威衛大將軍

權善才左監門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罪當除
名上特命殺之大理丞太原狄仁傑奏二人罪不當
死上曰善才等斫陵柏我不殺則為不孝仁傑固執
不已上作色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為難臣
以為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今法不至死而陛下
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

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
株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爲何如矣臣不敢奉詔
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故也上怒
稍解二人除名流嶺南後數日擢仁傑爲侍御史初
仁傑爲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
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請長
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叶因
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冬十月
車駕還京師 丁酉禘享太廟用太學博士史璨議
禘後三年而禘禘後二年而禘 郇王素節蕭淑妃

之子也 州刺史左遷

刺史乾封初敕曰素節既有舊疾不須入朝而素
實無疾自以久不得入覲乃著忠孝論王府倉曹參
軍張柬之因使潛封其論以進后見之誣以贓賄丙
午降封鄱陽王袁州安置 十一月壬申改元赦天
下 庚寅以李敬玄爲中書令 十二月戊午以來
恒爲河南道大使薛元超爲河北道大使尚書左丞
鄆陵崔知悌國子司業鄭祖玄爲江南道大使分道
巡撫

二年春正月乙亥上耕籍田 初劉仁軌引兵自熊

津還扶餘隆畏新羅之逼不敢留尋亦還朝二月丁巳以工部尚書高藏爲遼東州都督封朝鮮王遣歸遼東安輯高麗餘衆高麗先在諸州者皆遣與藏俱歸又以司農卿扶餘隆爲熊津都督封帶方王亦遣歸安輯百濟餘衆仍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時百濟荒殘命隆寓居高麗之境藏至遼東謀叛潛與靺鞨通召還徙邛州而死散徙其人於河南隴右諸州貧者畱安東城傍高麗舊城沒於新羅餘衆散入靺鞨及突厥隆亦克一救遼東之地高氏扶餘氏之亡三月癸亥朔以一左庶子

義琰爲右庶子 夏四月左庶子張大安同中書

下三品大安公謹之子也 詔以河南北旱遣御史

中丞崔謚等分道存問賑給侍御史寧陵劉思立上

疏爲今麥秀蠶老農事方殷敕使撫巡人皆竦抃忘

其家業冀此天恩聚集參迎妨廢不少旣緣賑給須

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望且委州縣賑給待秋

深務閑出使褒貶疏奏謚等遂不行 五月吐蕃寇

扶州之臨河鎮擒鎮將杜孝昇令齎書說松州都督

武居寂使降孝昇固執不從吐蕃軍還捨孝昇而去

孝昇復帥餘衆拒守詔以孝昇爲游擊將軍 秋八

月徙周王顯為英王更名哲 命劉仁軌鎮洮河軍
冬十二月乙卯詔大發兵討吐蕃 詔以顯慶新禮
多不師古其五禮並依周禮行事自是禮官益無憑
守每有大禮臨時撰定

三年春正月辛酉百官及蠻夷酋長朝天于光順
門 劉仁軌鎮洮河每有奏請多為李敬玄所抑由
是怨之仁軌知敬玄非將帥才欲中傷之奏言西邊
鎮守非敬玄不可敬玄固辭上曰仁軌須朕朕亦自
往卿安得辭丙子以敬玄代仁軌為洮河道大總管
兼安撫大使仍檢校鄯州都督又命益州大都督府

長史李孝逸等發劔南山南兵赴之孝逸神遇之子
也癸未遣左金吾將軍曹懷舜等分往河南北募猛
士不問布衣及仕宦 夏四月戊申赦天下改來年
元為通乾 五月壬戌上幸九成宮丙寅山中雨大
寒從兵有凍死者 秋七月李敬玄奏破吐蕃於龍
支 上初即位不忍觀破陳樂命撤之辛酉太常少
卿韋萬石奏久寢不作懼成廢缺請自今大宴會復
奏之上從之 九月辛酉車駕還京師 上將發兵
討新羅侍中張文瓘臥疾在家自輿入見諫曰今吐
蕃為寇方發兵西討新羅雖云不順未嘗犯邊若又

東征臣恐公私不勝其弊上乃止癸亥文瓘薨 丙寅李敬玄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於青海之上兵敗工部尚書右衛大將軍彭城僖公劉審禮爲吐蕃所虜時審禮將前軍深入頓于濠所爲虜所攻敬玄懦怯按兵不救聞審禮戰沒狼狽還走頓于承風嶺阻泥溝以自固虜屯兵高岡以壓之左領軍貞外將軍黑齒常之夜帥敢死之士五百人襲擊虜營虜衆潰亂其將跋地設引兵遁去敬玄乃收餘衆還鄯州審禮諸子自縛詣闕請入吐蕃贖其父救聽次子易從詣吐蕃自乞之比王審禮已病卒易從晝夜

號哭不絕聲吐菜與衣之

易從徒跣負之以歸

上嘉黑齒常之功擢拜左武衛將軍充河源軍副使李敬玄之西征也監察御史原武婁師德應猛士詔從軍及敗敕師德收集散亡軍乃復振因命使于吐蕃吐蕃將論贊婆迎之赤嶺師德宣導上意諭以禍福贊婆甚悅爲之數年不犯邊師德遷殿中侍御史充河源軍司馬兼知營田事上以吐蕃爲憂悉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以息民或欲嚴設守備俟公私富實而討之或欲亟發兵擊之議竟不決賜食而遣之太學生宋城魏元忠上封事言禦吐蕃之策以爲

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爲首而不
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爲先而不及方略是皆何
益於理亂哉故陸機著辯亡之論無救河橋之敗養
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
語有之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彊弱將有巧拙故
選將當以智略爲本勇力爲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
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闔外之任李
左車陳湯呂蒙孟觀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
代爲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苟有功不賞有罪
不誅雖堯舜不能以化天下近日征伐虛有

治而無功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恃
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黔首雖微不可
欺罔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而望其立功乎
自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勳仍淹滯
不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以謝勲人大非川之敗薛
仁貴郭待封等不即重誅鄉使早誅仁貴等則自餘
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
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臣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
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委州縣長吏以官錢增價市
之則皆爲官有彼胡虜恃馬力以爲彊若聽人間市

而畜之乃是損彼之疆為中國之利也先是禁百姓
畜馬故元忠言之上善其言召見令直中書省仗內
供奉 冬十月丙午徐州刺史密貞王元曉薨 十
一月壬子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來恒薨 十
二月詔停來年通乾之號以反語不善故也

調露元年春正月巳酉上幸東都司農卿韋弘機作
宿羽高山上陽等宮制度壯麗上陽宮臨洛水為長
廊亘一里宮成上徙御之侍御史狄仁傑劾奏弘機
導上為奢泰弘機坐免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
事朝廷畏之仁傑奏其法請付法司上特原之仁傑

曰國家雖乏英才豈少本立輩陛下何惜罪人以
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臣於無人之境為忠貞
來之戒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肅然 庚戌右僕射
太子賓客道恭公戴至德薨 二月壬戌吐蕃贊普
卒子器弩悉弄立生八年矣時器弩悉弄與其舅麴
薩若詣羊同發兵有弟生六年在論欽陵軍中國人
畏欽陵之疆欲立之欽陵不可與薩若共立器弩采
弄上聞贊普卒嗣主未定命裴行儉乘間圖之行儉
曰欽陵為政大臣輯睦未可圖也乃止 夏四月辛
酉郝處俊為侍中 偃師人明崇儼以符呪幻術為

上及天后所重官至正諫大夫五月壬午崇儼為盜
所殺求賊竟不得贈崇儼侍中 丙戌命太子監國
太子處事明審時人稱之 戊戌作紫桂宮於澠池
之西 六月辛亥赦天下改元 初西突厥十姓可
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匄與吐蕃連和侵逼安
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曰吐蕃為寇
審禮覆沒干戈未息豈可復出師四方今波斯王卒
其子泥洹師為質在京師宜遣使送歸 國道過二虜以
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 今行儉冊立波斯
正仍為安撫太食代行儉奏請 則又王方謂以為

已副仍令檢校安西都護

秋七月己卯朔詔以

年冬至有事於嵩山

初裴行儉嘗為西州長史及

奉使過西州吏人郊迎行儉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

人自隨且揚言天時方熱未可涉遠須稍涼乃西上

阿史那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諸胡

酋長謂曰昔在西州縱獵甚樂今欲尋舊賞誰能從

吾獵者諸胡子弟爭請從行近得萬人行儉陽為畋獵

校勒部伍數日遂倍道西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

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外示閑暇似非討襲續使人

促召相見都支先與李遮匄約秋中拒漢使猝聞軍

至計無所出帥其子弟迎謁遂擒之因傳其契箭悉
召諸部酋長執送碎葉城簡其精騎輕齎晝夜進掩
遮匄途中獲都支還使與遮匄使者同來行儉釋遮
匄使者使先往諭遮匄以都支已就擒遮匄亦降於
是囚都支遮匄以歸遣波斯王自還其國畱王方翼
於安西使築碎葉城 冬十月單于大都護府突厥
阿史德温傳奉職二部俱反立阿史那泥熟匄為可
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衆二十萬遣鴻臚卿
于大都護府長史蘇嗣業右領軍衛將軍花大智右
千牛衛將軍李景嘉等將兵討之嗣業等先戰屢捷

其於官嗣業狼狽播弄
其於官嗣業狼狽播弄
無遠大亂為虜所敗死者不可勝數大智景嘉引步
兵且行且戰得入單于都護府嗣業滅死流桂州大
智景嘉並免官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命開門
偃旗虜疑有伏懼而宵遁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
洩上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疆寇在境人心不安
若多所逮繫是驅之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
因自劾違制上覽表大喜謂使者曰朕亦悔之向無
王失定州矣自是朝廷有大事上多密敕問之 壬
子遣左金吾衛將軍曹懷舜屯井陘右武衛將軍崔

獻屯龍門以備突厥突厥扇誘奚契丹侵掠營州都督周道務遣戶曹始平唐休璟將兵擊破之 庚申詔以突厥背誕罷封嵩山 癸亥吐蕃文成公主遣其大臣論塞調傍來告喪并請和親上遣郎將宋令文詣哇蕃會贊普之葬 十一月戊寅朔以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高智周爲御史大夫罷知政事 癸未上宴裴行儉謂之曰卿有文武兼資今授卿二職乃除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甲辰以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十八萬并西 檢校豐州都督

餘萬以討突厥並受行儉節度務挺名振之子也

未隆元年春二月癸丑上幸汝州之温湯戊午幸嵩

山處士三原田遊巖所居己未幸道士宗城潘師正

所居上及天后太子皆拜之乙丑還東都 三月裴

行儉大破突厥於黑山擒其酋長奉職可汗泥孰匄

爲其下所殺以其首來降初行儉行至朔川謂其下

曰用兵之道撫士貴誠制敵尚詐前日蕭嗣業糧運

爲突厥所掠士卒凍餒故敗今突厥必復爲此謀宜

有以詐之乃詐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

持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爲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

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
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爲伏
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糧運行者虜莫敢近軍至單
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遽命移就高岡諸
將皆言士卒已安堵不可復動行儉不從趣使移是
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問其故
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其所由知也奉職
旣就擒餘黨走保狼山詔戶部尚書崔知悌馳傳詣
定襄宣慰將士且區處餘寇行儉引軍還 夏四月
乙丑上幸紫桂宮 戊辰黃門侍郎閻喜裴炎崔知

悌中書侍郎京兆王德貞並同中書門下三品知
知悌之弟也 秋七月吐蕃寇河源左武衛將軍黑
齒常之擊却之擢常之爲河源軍經略大使常之以
河源衝要欲加兵戍之而轉輸險遠乃廣置烽戍七
十餘所開屯田五千餘頃歲收五百餘萬石由是戰
守有備焉先是劔南募兵於茂州西南築安戎城以
斷吐蕃通蠻之路吐蕃以生羌爲鄉導攻陷其城以
兵據之由是西洱諸蠻皆降於吐蕃吐蕃盡據羊同
党項及諸羌之地東接涼松茂雋等州南鄰天竺西
陷龜茲踈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諸胡之

盛莫與爲比 丙申鄭州刺史江王元祥薨 突厥
餘衆圍雲州代州都督竇懷哲右領軍中郎將程務
挺將兵擊破之 八月丁未上還東都 中書令檢
校鄴州都督李敬玄軍旣敗屢稱疾請還上許之旣
至無疾詣中書視事上怒丁巳貶衡州刺史 太子
賢聞宮中竊議以賢爲天后姊韓國夫人所生內自
疑懼明崇儼以厭勝之術爲天后所信常密稱太子
不堪承繼英王貌類太宗又言相王相最貴天后嘗
命北門學士撰少陽正範及孝子傳以賜太子又
作書誚讓之太子愈不自
儼死賊不得天后

疑太子所爲太子雖好聲色與戶奴趙道生等狎
多賜之金帛司議郎韋承慶上書諫不聽天后使人
告其事詔薛元超裴炎與御史大夫高智周等雜鞫
之於東宮馬坊搜得卓甲數百領以爲反具道生又
款稱太子使道生殺崇儼上素愛太子遲回欲宥之
天后曰爲人子懷逆謀天地所不容大義滅親何可
赦也甲子廢太子賢爲庶人遣右監門中郎將令狐
智通等送賢詣京師幽於別所黨與皆伏誅仍焚其
甲於天津橋南以示士民承慶思謙之子也乙丑立
左衛大將軍雍州牧英王哲爲皇太子改元赦天下

太子洗馬劉訥言常撰俳諧集以獻賢賢敗搜得之上怒曰以六經教人猶恐不化乃進俳諧鄙說豈輔導之義邪流訥言於振州左衛將軍高真行之子政為太子典膳丞事與賢連上以付其父使自訓責政入門真行以佩刀刺其喉真行兄戶部侍郎審行又刺其腹真行兄子璇斷其首棄之道中上聞之不悅貶真行為睦州刺史審行為渝州刺史真行士廉之子也左庶子中書門下三品張大安坐阿附太子左遷普州刺史其餘宮僚上皆釋其罪使復位左庶子首元超等皆無一端拜之右庶子李義琰獨引其

時論美之

九月甲申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

品王德真為相王府長史罷政事

冬十月壬寅蘇

州刺史曹王明沂州刺史嗣蔣王煒皆坐故太子賢之黨明降封零陵郡王黔州安置煒除名道州安置丙午文成公主薨于吐蕃 巳酉車駕西還 十一月壬申朔日有食之一

開耀元年春正月突厥寇原慶等州乙亥遣右衛將軍李知十等屯涇慶二州以備突厥 庚辰以初立太子敕宴百官及命婦於宣政殿引九部伎及散樂自宣政門入太常博士袁利貞上疏以為正寢非命

婦宴會之地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請命婦會於別殿九部伎自東西門入其散樂伏望停省上乃更命置宴於麟德殿宴日賜利貞帛百段利貞昂之曾孫也利貞族孫誼爲蘇州刺史自以其先自宋太尉淑以來盡忠帝室謂琅邪王氏雖弈世台鼎而爲歷代佐命耻與爲比嘗曰所貴於名家者爲其世篤忠貞才行相繼故也彼鬻婚姻求祿利者又烏足貴乎時人是其言 裴行儉軍旣還突厥阿史那伏念復自立爲可汗與阿史德溫傳連兵爲寇癸巳以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以右武衛將軍曹懷舜幽州都督李

二月天后表請赦杞王上
鄱陽王素節之罪以上金爲沔州刺史素節爲岳州刺史仍不聽朝集 三月辛卯以劉仁軌兼太子少傅餘如故以侍中郝處俊爲太子少保罷政事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嘉名也乃止匪舒又爲上造鏡殿成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剔去曹懷舜與裨將竇義昭將前軍擊突厥或告阿史

那伏念與阿史德溫傳在黑沙北左右纔二十騎以下可徑往取也懷舜等信之留老弱於瓠蘆泊帥輕銳倍道進至黑沙無所見人馬疲頓乃引兵還會薛延陀部落欲西詣伏念遇懷舜軍因請降懷舜等引兵徐還至長城北遇溫傳小戰各引去至橫水遇伏念懷舜義昭與李文暕及裨將劉敬同四軍合爲方陳且戰且行經一日伏念乘便風擊之軍中擾亂懷舜等棄軍走軍遂大敗死者不可勝數懷舜等聚散卒斂金帛以賂伏念與之約和殺牛爲盟伏念北去懷舜等乃得還貞五月丙戌懷舜等已

丑河湟道經略大使中書省之將兵擊吐蕃詔判懷舜於良非川破之收其糧畜而還常之在軍七年吐蕃深畏之不敢犯邊初太原王妃之薨也天后請以太平公主爲女官以追福及吐蕃求和親請尚太平公主上乃爲立太平觀以公主爲觀主以拒之至是始選光祿卿汾陰薛曜之子紹尚焉紹母太宗女城陽公主也秋七月公主適薛氏自興安門南至宣陽坊西燎炬相屬夾路槐木多死紹兄顓以公主寵盛深憂之以問族祖戶部郎中克構克構曰帝甥尚主國家故事苟以恭慎行之亦何傷然諺曰娶婦得公

主無事取官府不得不為之懼也天后以顓妻蕭氏及顓弟緒妻成氏非貴族欲出之曰我女豈可使與田舍女為妯娌邪或曰蕭氏瑀之姪孫國家舊姻乃止 夏州群牧使安元壽奏自調露元年九月以來喪馬一十八萬餘匹監牧吏卒為虜所殺掠者八百餘人 薛延陀達渾等五州四萬餘帳來降 甲午左僕射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固請解僕射許之 閏七月丁未裴炎為侍中崔知溫薛元超並守中書令 上徵山遊巖為太子洗馬在東宮 所規益右衛副率 貞之曰是下負巢

山之俊節傲唐虞之聖主聲出區宇名流海內主上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遇子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之禮將以輔導儲貳漸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僕以不才猶參庭諍足下受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向使不食周粟僕何敢言祿及親矣以何酬塞想為不達謹書起予遊巖竟不能答 庚申上以服餌令太子監國 裴行儉軍于代州之陘口多縱反間由是阿史那伏念與阿史德溫傳浸相猜貳伏念留妻子輜重於金牙山以輕騎襲曹懷舜行儉遣裨將何迦密

自通漠道程務挺自石地道掩取之伏念與曹懷舜
約和而還比至金牙山失其妻子輜重士卒多疾疫
乃引兵北走細沙行儉又使副總管劉敬同程務挺
等將單于府兵追躡之伏念請執溫傳以自效然尚
猶豫又自恃道遠唐兵必不能至不復設備敬同等
軍到伏念狼狽不能整其衆遂執溫傳從間道詣行
儉降候騎告以煙塵漲天而至將士皆震恐行儉曰
此乃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盜也然受降如受敵不
可無備乃命嚴備遣單使迎勞之少選伏念果
酋長縛溫傳詣軍門請罪

冬十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念溫傳歸京師
裴行儉等獻定襄之俘乙丑改元丙寅斬阿史那伏
念阿史德溫傳等五十四人於都市初行儉許伏念
以不死故降裴炎疾行儉之功奏言伏念爲副將張
虔勗程務挺所逼又回紇等自磧北南向逼之窮窘
而降耳遂誅之行儉歎曰渾濬爭功古今所耻但恐
殺降無復來者因稱疾不出 丁亥新羅王法敏卒
遣使立其子政明 十一月癸卯徙故太子賢於巴
州

23

資治

國

資治通鑑

三

頁

